

浮山文集前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寄首輔正年伯

全武劫駕。恥死逼繫。故負石灌園。掉頭不顧。然今躡足苗洞。爲
所追索。而冥冥何篡。卒保髮膚。猶得章甫深衣。望雲稽首者。
此何莫非。一年前棄妻子之力耶。柳州在永。卽云風起。以爲異
候。夷獠雜語。日狀難堪。况今之塗首垢面。弔影斯夕者乎。然甘
心無所怨也。所以中夜鼠泣者。上不能乘會以暴此骨。又不能
袞服以見老親。命之苦矣。何以爲人。去秋天雷。曾致一札。變亂

得仁文集前編
之際客生帝曰老奴云在鑑在所計當遠矣吾道大君子長者
又素知此一猶子愛之憐之故復無聊道其苦命耳春初斂年
寢兆生入苗見慰得悉近耕老伯之烈與祖烈山埒矣人心思
漢舊占必驗屬其遊說鼓倡旁探要領旬月之間則所在括發
也以式忠孝出於天性欲赴湯火以無忝二存之嗣耳適聞有
黃公被執復生發憤其忠義不避艱險以入告故敢附耿耿近
事或以式諸中定宵衣樂聞也哀全可憐

寄閣部雲從何公

社稷賴長城於楚三年矣。四七之厄。符應會昌。專藉老先生手扶日月再造天地。圭瓚華璫。陪危復存。高密好時。何難于此時乎。今闢鉞鉏耨。所托嚮應。皆老先生之布聲靈也。功高南嶽。普天幸甚。木石如智。素所服膺。入楚擢候。而病荒事阻。全陽有劫。薦之惹。卽慕王官谷矣。棄家一年。幸全蓬首。更生托庇。復覩衣冠。每念聖恩。未獲碎骨。而積病支離。惟有熟視斗血耳。爲今之鏡。各督各鎮。戮力同心。天子爲神祖之胤。中原有不歸命者乎。伏願詔不可不早布也。車駕不可不出要地也。老先生負蓋世之望。有益世之功。露檄所至。人自投誠。但祈速徧。以定人心耳。

朝廷制藩鎮之太阿。惟在居重馭輕。老先生身統六軍。成山嶽之營。卽爲行在所。則李昌言豈敢逼鄧攸。王建豈敢迫韋昭度乎。便羽附烈病中艸率。

與楊尚若

夫夷在使者車。負茲未獲執手。此後聞全陽正色之操。則潏巍
沃。顧少連笏擊奸臣。楊文先終懾郭汜。朝廷顛越。幸以此重。病
夫悉之。一則以拜服我同年友。一則以感而黃鵠舉矣。一年孤
身弔影之苦。苦不足道。幸保數莖於苗地。忽觀陳公重扶大義。
盲葭藜靖。所在解辯響應。遂有更生之望。吳將軍聲震天下。金
帥反正於豫章。惠帥會兵於九江。近得口信。事之最確者。天命
誠昭昭哉。冬春以來。老年翁與呂東老陳照翁時足抵抗于上。
瞿年伯撐支於內。何雲老拮据於境。均之功在社稷。日月臨之。
然長驅策應。聯皮張王馬而調度直下。此百姓之所壹繫仰俟。

言也。若弟之。不毒萬益。置存斗血。林央卜石。惟冒何語。惟有姚
年。遂以式端。暗中相視耳。特囑其因便。詳列近事。以慰焦勞。以
式偉識英風。共烈丈夫器。誠不愧我有僕年兄也。歿端州。予以
供奉。亦大亾。俚矣。濫錫末流。何止錐印之謂。乃獨惜於忠臣之
子。而少年名孝廉乎。昔李文水。愷之子源。特詔賜緋魚袋。段成
公秀寔之子伯倫。與三品正員。若以式。固宜卽石渠天祿矣。歿
其忠義。弁裂。嘗欲一走湯火。以報君父。當用臺省銜。監軍爲稱。
老年翁爲特題之。以猶子隨長者。爲幕府得異人。弟私心以爲
至適便。卽與瞿年伯道之。在。以式被劫之後。非急於游宦。以爲
資。我輩固爲愛才。又以報成者。起見耳。知老年翁必擊節見

嘆也。義旗相望，道路可通。當允以一檄示諸鎮，及士民，便可字
及崖壑。一切瑣瑣不具悉。

與程金一

端州恨臥虎之哮。全陽悖劫駕之虐。灘江一別。總計弟始終未嘗一日立班行者。惟我兄知此心耳。陸宸必將避岐華之鋒。司空豈受柳燦之誅。所以太春一當寵命。卽募史雲棄妻子。冒病驅豕入山。不再顧者。古人故有取也。罹苦旣深。擊擊遂保。苗夷峭絕。漢臘長存。殊東望翠華。北望老親。憂從中來。鼠血豈能已耶。時時有人說我翁擁兵數萬人。屯思南境。爲之喜慰。當時屈指計命世之才。固在我兄。弟輩行此苦行。實才百倍不如也。幸有姚年姪端。漂泊之餘。忽依聞問。時令其間探要領。陰行鼓倡。今遂人心勃然。所托起義矣。陳友龍將軍一舉而復黎靖。堵

牧老銜鏡而抗嘗德。漢官威儀更生重覩。驚喜之信不一而足。特今以式列之。以上偵報。想鈴閣所樂聞也。老兄急宜以此時同呂揚。合調諸鎮。使其一心。則李綱遂成長泌之旅。鄭攷不患鳳翔之謀。招降摧朽。尤在持權。郭子儀之用韓旻。李抱真之收勣。王武俊。豈非以義氣感之哉。以式大有王佐之畧。氣可舉泰山。特時發憤暴尸。以無忝其父。老兄若托其遊說。固此時一策。士魯仲連也。以爲愛官爵。則失之矣。長驅而下。野人以一壺迎于門。此其胡盧何如也。

管金道隱

自棄妻孥匿天雷時。聞我兄孑然逆旅。揣分同隱。獲追求羊。不謂狂風復爾。吹散荒落之人。艸衣木食。苟全踰年矣。乃復爲使者之伴。所識引見。索伏歎北都以來。守此炊且萬炊。歎復何惜。亦曰。未獲見老親。又暴骨非所也。幸而遁入深洞。以苗得免。仰搔種種。可對蒼天。始信古人誦卮塞北。或一朝棄妻子者。旣不辱其性命。又無礙於老莊。其行蓋非誣哉。若弟者。非敢爲高。以保身莫此便也。人心歛然。天命炯炯。天柱至此。漢月迄今。久已解纜。是以得抱經徒。步托食於門人。孝孫不殺車牛。光伯免於凍餓。直一聞耳。

又答衛公

賢者立節，惟在毅然不欺其志，而不必爲所極難。達者自行至性，乘在俯仰無愧，而不必傷其天以爲名。子真之吳市，何讓於君賓之相堂。蕭定之潛窳，何亞蔣散騎之絕食。其志一也。苦有百倍，久嘗徑庭，則所遭耳。足下於聖人至人之道，均之無闕也。况猶嗷嗷如此，此其學能克己而恕人，此其度足以宰天下。盡感人才而用之矣。侯命二論，本年天雷所作，又書數篇，則告苦人之薄命也。弟雖獲與君子同籍，然比時老父在園廩，膝行忍痛，不與宴會。同年好友，竟缺杯酒之懽。後君謁選時，僅一握手耳。聲聞相交，固未嘗使君子久處。實觀其心也。况弟有北都萬

疾不屈而歸爲人陷之奇事乎張莊園以稱賊爲老先生而遠
問弟之贖徒則以刑章定罪此一完例古亦有之。楊國忠誣韋
陟盧杞誣崔寧孔緯誣蕭遘素皆誣趙鼎然此皆當時恢復是
非難論豈若南都馬阮之懸斷報怨者乎阮以逆案與弟家世
仇其欲甘心宜矣可恠者同時好名之友肆其擠人成名之術
又從旁樂道而下石焉試問今衆人之謗者有一不辯髮者乎
嗟乎當其用心何不仁之甚也然究公道不可泯北來之人直
筆益著無論史道隣徐真求晉二雲蔣八公諸先生誦言笑擢
卽舛野細人何嘗不歎息於南都之市耶國變錄中與書遍竊
谷矣卽今親周修之所醫金岡時務弟皆見衰白豈非世猶有

人心哉。本謂馬阮必敗，衆正當國。北都恢復，事久論定。此心不
憂不明，豈意索頭得披至此。今受聖人獎擢，驟膺殊恩，亦可謂
昭雪之至矣。然若人猶以爲未獲，歎所我兄皎然雲霄，無分寸
之謫，操天下之管鑰，弟安能不一白其生平乎。若聽其然疑，則
此人可以不交書札矣。歎固士所自矢，士所自責，而謫詆訾之。
豈能漫然從前學道，浮不得力，快口刺譏，爲人所惡，宜其受此
屈也。今傳劄公且復北都，北都路人無不能言苦節者，事久論
定，何問悠悠也耶。今者曉曉可謂迂且誕矣，然不避迂且誕者，
故我兄也。淮鑿察之。

寄張爾公書

平生知交篤行明理莫如爾公。爾公其尚明告人之苦乎哉。智
萬死不屈於北都。北來之人無不人人知者。當時米吉土韓雨
公汪子白諸人所親見。決我棄妻子南奔。告諸督鎮以賊狀。五
月至南都。九月阮大敏用事。而節婦晉爲滯婦矣。冤哉冤哉。嗟
乎。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歷朝居鄉。與薰藉素矣。戊寅
亥吳下同社。顧子方吳次尾輩。以其爲逆黨之魁宥而揭之。彼
以爲出自我。齟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
案。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於智而止于贖徒。而又赦之。此
幸矣。所疾額痛心者。輒近儂薄。以才相忌。以名相傾。平日所伎

惟欲彷彿之不能得者幸樂見其禍恨不立瘠之深淵而下石其上舍弟年來使氣伉俠智嘗令師事足下而剛腸指斥終不復改其所中然皆移於我聞素所稱一二交好者幸而旁觀事外便操刻論欲誅薛方而斬陳威親戚宗族望惠不至羣增飾說以誣焉之降賊之家又利於恩滑豈直揚國忠欲誣章陟耶北來漸多直筆益著昏祿障天又榜祭野公道之書然弟被無妄時人雖畏憚虐談然無不暗中太息以爲奇免也徐虞求先生慷慨言智當同甄蘇之表襪曾二雲先生以書與羅給諫以爲趙鼎張浚胡寅魯孺發大呼闕下以歿保我之不屈吳邦業速下北獄必欲左證殺智然至兩髀斷而正論不撓弟亦何

以得此受之事。久論定公道人心自在也。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以朝廷不能恢復舊京。天子不得親見是非。而逆黨馬阮方詠以東林仇福籓之論。重刻三朝要典。一網善類。是以臆造。縣斷。招賄報怨。國遂以亾。此真千古一奇事。故智受千古一奇冤耳。隆武在廷。賜環昭雪。劉薦叔袁特丘輩。屢疏以爲難于卓茂。韓浣等。適何敢當。止以傷命之。苦至此也。先是老父知大亂方起。命余出宿隱地。而南都遂變。遊子就友于粵。而廷汀又變。永曆改元。權璫亂政。智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翠華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劉承胤自全陽劫駕如武岡。智遂苦辭閣銜。棄家孤隱。變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岡又變。

魏裘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嘗一日立班行。而孤身如庸保者。踰
年矣。是以得全短髮。復見義旗。衣冠耳。嗟乎。數年之間。國統三
絕。行在五遷。而智一甘刑戮。兩棄妻孥。又萬死中被奸仇之鋒。
極難時遭奴僕之叛。命不謂苦乎。知者謂智北都庸刃聽。不
汗偽職。天雷題詩於壁。自拒■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應。劉宣
之抱經林藪。然古人更有苦於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
于夷齊。又何道哉。中夜泣血。嘗不能止。不侍老親四年矣。南都
將變。老父遺拙妻稚子來視余。丙戌季秋。遇于粵海。故畧知龍
山踪跡。于戈阻絕。兩墓寄書。猶未見返。茲復托二人從貴鄉走
建德。惟我兄導之。

又寄爾公書

讀書之士。生當亂世。可謂至苦。然當亂世而舍讀書。則尤苦矣。余不才好讀書。爾公故知之。然何繇遂總角時。祖父之訓。誦經閱史。不咕嗶。制舉義。年十五。十三經畧能背誦。班史之書。畧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然性好爲詩歌。悼挽鐘譚。追復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遊。遊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至性而不踰大閑。以爲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交。王虛舟先生。河洛象數。嘗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豈謂甲戌。敝邑民變。清白之家。善不可爲。繼以賊擾。江

北者十餘年。可得通籍。老父爲武陵。新水所陷。弟兩年苦侍。團
屏。吾哀感天。卒蒙陞召。比欲歸山。而今受此。遐羈絆朝隱。國變
終歿。悲哉悲哉。智弱冠。灾木數十萬言。皆詞賦也。後稍稍有所
進。著作古文。皆不以示人。考辨經史。不敢與人言論。以末世惡
人學問也。矢歿。倅還後。一切生平著作。所壽記經史之疑。所收
金石古文文字之原。所考天官與圖律歷異記。所訊邊事土情。
俱灰燼矣。流離南海時。爲門人姚端有所纂錄。及入楚。遁沅。又
多亾失。遐方無書可考。所記善忘。恐復訛繆。用修貶所所論。元
瑞元美適而託之。今隨野老問艸木方言而已。嗟乎。少年溺於
離喪。中年荒於禍亂。父師所授。生平所得。皆未成編。海內之言

智者或以爲詞客。或以爲狂生。天性不愛利祿。時以曠達玩世。故不爲邊幅。以自彫飾。窮理者嫌其異於宋儒。而非之者有矣。計天下沉朴一心。究考古今者。惟吾爾公。知亂不慕功名。隱處深山者。必吾爾公。則天下知余心者。必爲爾公。爾公白下與余交時。余偕流連詩酒。亦未深言也。然爾公許我。定知我者。君山中必有桃源。可以避兵。擁書萬卷。可以考較。化行成市。可以分筭。能招故人。與同席乎。經史所志。請陳端緒。三禮三傳。各自爲編。必附以後世之事。其辨乃明。孝經論語詩書。則先祖傳有定本。足衷漢宋之說。古今博物。則通於爾雅。文字小學。音律切均。統而正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少所學。河洛象數。能守師說。庶

辰黃石齋先生。同在西獄。以性與天道語我。二先生求之太深。時有回穴。然其合聖人之指者。誠千古未有之絕學也。惠難自慰。時加紬繹。此則當靜告吾爾公。以就正者。廿一史得失成敗之林。設身其間。究其世變。體乎人情。折中聖人。斷而論之。名曰史疑。多闕疑。不敢自以爲是也。若乃著一代之史。則昌黎讓之子。立難之。所記時事。不敢以出。固宜專奉爾公。成直筆耳。古今之詩歌。當代之古文。智舊有選本。論次十年。將成而天下亂。若得盡集書帙。更選之。亦非難也。弟嘗自恨。貪多技藝。分其心力。又曠達之性。放浪山川。不能勇於立名。既無同學。鼓礪之。旋作旋廢。不亦宜乎。每敬吾爾公。有和靜沉毅之氣。足以策我之。

解然弟亦時有逸懷超覽。或以解足下之莊。兩人交相益也。若
得同學讀書。以過亂世。不爲苦矣。貴郡本敝邑近。省侍往返。抑
又稱便。尚未知兵交何時可息。得道路擔簦耳。

屈子論

成子洞口中元競渡既歌以弔之又筆此紙

嗟乎天地所以不歿者其猶此憐才之心也乎。古人往矣。士子
循誦讀其文。想見其生平。其文不概見。而以名傳者。亦必史氏
之文表之。至有文傳者。則人心尤反復嗟唏而憐之不能已。反
復嗟唏而憐之不能已。至於離騷三矣。豈非謂屈子之文。以歿
而傳乎。世人畏歿。故憐人之歿。傳其文耳。夫身知古人之不以
歿生介意乎哉。夫身知古人不以歿生介意者。定以文博名也。
予誠謂古人不以歿生介意。而不以文介意者。此後世聞道
揜飾自尊之談。而非不以歿生介意者之情也。古人其心。翱翔
乎天地。呼吸乎古今。隨所出處。倘然自適。或著書以垂教。或發

聲以言志何異乎。死生詎必以其無文見其無情。詎必無情。然後能不爲生。必累乎。忠不見用。信而見疑。其心一。其聲悲。不必以傳不能以不傳。此其日月爭光之文。文固已傳天地之心矣。吾故謂屈子之歿。故不歿。其文固不歿也。弱冠時爲文弔屈子。謂其入則與王謀議國政。出則爲王應對賓客。嫺于辭令。上官大夫私見其文。欲竊之。而屈子不與。以是見害。則屈子之所以歿。固孫登郭文輩之所笑。非直于長之嗟。其何國不容。于雲之歿。其文肆貞。猶憐之也。雖然。公和文舉。將椎陋不能文者耶。毋亦守老氏之說。聰明譏議。爲近于歿。故忍而不傳其文。以偷其不情之生。然則世謂二子閔道者。二子蓋畏歿之甚者也。王

介甫魏了翁。竟以爲汨羅自沉。爲未必歿。猶之首陽餓歿。乃貧
賤以老耳。今世至謂彭成爲神仙。而屈子慕之。嗟乎。此真以後
世之愛惜其歿。以愛惜古人之歿。深知古人之心。與天地之心。
固不必其歿不歿也。屈子以不歿之文。歿其所不必歿。以成其
不歿之歿。天地曰。後世貪生長歿。日甚一日。蠅營狗苟。視節義
如寇仇。故爾此日月爭光之文。以引其嚮才。一綫不歿之心。而
固以傳古人不計生歿之心。則雖令千萬世傳疑。可也。雖令千
萬世不深知屈子。而羣謂其以歿傳文。可憐。可也。嗟乎。孤臣孽
子。何代無之。彼寧知天地反覆之試其心乎。里巷砥節之匹夫。
未嘗不十百于溝壑。而幾人以文傳。或有文。文不可以傳。則本

非不以生歿介意而爲文。故其文不足以記其不歿也。歿世一
有文人。舉世嫉之。惟恐其不歿。天地又妬之。猥曰以歿傳其不
歿。豈不痛哉。毋亦文人固能傳天地之心。而又傷天地之心已
甚乎。嗟乎。果不以生歿介意之文人。則何妨傷盡天地之心。
聽舉世嫉之。天地妬之而已矣。特患世不讀書。斯道將喪。則有
才而不知憐。憐才之心又歿。雖屈子日月爭光之文。艸木同朽。
天地亦無如之何。是可悲也。

姚忠壯公傳

姚公諱奇胤。字有僕。號二存。錢塘人。鄉試爲石齋先生門人。深以爲得師。忱慨立節。天下已任。非直故事座主也。中庚辰榜。出關先歸。癸未廷試。人皆曰十年罷石渠之選。今復之。莫不磨滄。而公以爲有司親民。士君子練達。必當始此。何必高步玉堂。而益州縣子。選南海。蒞任。聞北都之變。思中途倡義北指。會龔建木。司理廣州。湯澹菴作海道。同心保障。以爲受命此方。卽從此方戮力。五羊故靡禱。外瀕海嶼。內多深菁。賊出沒不能制。而豪有力之家。且囊橐以分其資。網捕獲賊。賊無不故縱者。公懸格相告。海渚肅然。賞信刑斷。大家糜廩。南海歌之曰。安此方。姚與

湯。大家歛手小民良。有海賊羅亞福。能風帆躍五兩斗中。公募降之。令其于端與制血盟。又因南海之保結。練成一營。一年之間。遂平諸賊。乙酉夏間。石齋公以隆武起。公馳記。條列當世之事甚備。行取召對。言及中外膏膺。先自聖躬。勿以一隅粉飾。故事。此第一義。天子爲改容。卽授御史。使按粵東。公再三辭。臣方作小吏于其地。卽衣緇衣。操激揚之斧。人其謂我何。人人謀安避危。此天下之所以亾也。視今日最急無如虔。臣願先矢石爲諸將士倡。上尤喜。卽日艸勅。以都御史關防監諸軍。時督師則楊公禔部。總理則郭公雲機。撫虔則萬公吉人。吉人又題留吏部。龔建木。兵部黎美周于其軍。有僕至虔。則聞已屯皂口。急甚。

六君子相對偪蹙。皆寄命于將。將各有意指。不相下。龔走木激。羅亞福造舟下灘。而陸兵袖手視之。一戰而虜遂不支。畫城以守。守處四閱月而破。六君子皆歿。有僕畢命于西城。其所招呼。南海之舊營。竟同歿無一生還者。可不謂忠烈所感乎哉。有僕之入處二月也。本以監軍調度。處可駐。信豐有一軍。亦可駐。其警也。公反入處。天子又撤回監軍。而公不出。曰。吾與龔建木黎。美周相期共事。吾寧自取便。負吾友。使獨歿乎。願同歿。此時丙戌十月也。公之子端以乙酉卒于流寓。越二年爲御史。泣請于朝。贈兵部尚書謚忠壯。智曰。龍倫自處州出。爲余言有僕巡視。卷廬時時以納鞞刀。自礪曰。吾惟恐負吾石齋師。余知有僕志。

然此矣。嘗告我通籍先一年。祈夢于少保。以劍相贈。劍以定難。亦可自決。今決于此。烈哉。

寄朱震青相公書

戊子十二月

入粵後。稍見邸報。始粗知一年來事。目今各路漸復。可以刻望中興。而居重馭輕。基於宥密。日進桂城。從故年伯處。讀老先生大疏。及屢次書。上自君德。外備方畧。誠探亂之真經術也。所云立京營。請駕出。今日舍此。豈更有握機制勝之道哉。此所以望風下拜。同鄉大君子。爲天下幸也。敝年伯似必不能入。智則請罪退誓。出于至誠。惟俟江北信來。賤骨少強。卽覓歿所耳。同鄉惟老先生。哢嚙天下矣。前書唐突。引揚國忠誣韋陟。盧杞誣崔寧。秦檜誣趙鼎三事。蓋北都一案。惟智與張家玉爲一例。而智五年來。未通箋牘。今又重承下問。故不敢不重白于大君子之

前也。智本騫劣。少好詞章。怙慨踈狂。謾評月旦。虛名浪宕。惡之者多。既爲阮誣。而同名相忌者。旁觀樂道。聽其傳疑。固不免矣。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不能逢朝廷恢復舊京。親見是非。豈能望如蕭宗之擢甄濟蘇源明哉。智棄妻子奔君親。以甲申五月初。至南京。可謂最早。同伴喜言北事。而降賊之家。痛恨入骨。此又不幸也。至九月。馬引阮柄用。盡翻先帝十七年之案。而老父屬左三山。首犯其鋒。此尤不幸也。懸斷智以贖徒。而又赦之。小人良心。不敢厚誣。此亦幸矣。當甲申五六月間。州野北來。皆有直筆公道人心。自不可泯。如國變錄。中興實錄。曾二雲先生與羅給諫一單。閩門張魁血誓單。家傳市鬻諸書。不止一種。

昔人皆見褒白也。阮必欲陷之。無所發端。直至八月。阮方嗾劉孔昭以刻書之名見劾。又榜禁野。公道書然。比時逮吳邦策下獄。挾令報智降賊。而邦策至死無二詞。徐虞求先生史道。麟公祖皆不畏邪說。以爲確證。不屈于賊。智此時先已遠引。不置一喙。本謂馬阮立敗。衆正當國。自有公道。重定北都之案。而不意昏桀蹙國之至於亾也。今蒙思文皇帝昭雪復職。皇上褒獎。竟被殊恩。夫復何嘍嘍耶。然大丈夫赤心剖血。乃爲同郡仇。奸障天橫。鑿而又爲浮名險士。故意傳疑。豈得爲不辱哉。人心忌才嫉能至此。此世之所以亂也。翻恨當時僅聽賊死之。而不能先爲夷齊。此恨何及。此所以必欲一見老親。斷覓歿所耳。至

習之甘歠不汙。北都行路之人皆能言之。兩髀瘡痕至今尚著。天日在上無愧衾影。事久論定。舊京旦夕且復。又何曉曉。殊同鄉有大君子。叨留衙門。卽爲前輩。烏敢被難五年以來。以爲旣注之事。不一上陳乎。一字有欺。神明惡之。是以復贅。伏惟鑒原。

掌憲疏序

掌憲疏稿袁子特丘際再造之世。統憲事所條上也。袁子自淮李爲儀曹。先帝召對。置之給諫。余江北前輩。皆以聲氣善之。後汪南都亦以此故。忤時而忝覽三朝封事。表表矣。今皇帝龍飛瑞水。再興此地。以建中興之表。四方響應。圻還故都。則南天反正之功。袁子實力造之。功豈不偉哉。袁子之言。明國體。應經術。今自三憲振紀綱。杜徼倖。操持不阿。猶之平日也。再造之世。開功名之門。有操持者。未免物禁。然袁子何恤焉。生爲其難。死爲其易。昔人歎之矣。朱序鄭元璿之還朝。呂好問朱勝非之竭忠。願遂功成。豈不誠難哉。于文定亦曰。賢者所處極難耳。特丘以

中郎先生之嗣。名著方內。當余據地金門時。潦倒放歌。不過與
袁子馬上揖。厭而已。余北都與甄汲郡同苦。而還與趙聞喜同
冤。士比奸。且有哆侈樂道者。袁子爲白之延平。未嘗相聞也。
袁子故自行其直道耳。余於袁子。亦猶直道也。大丈夫秉心報
國。自有本末。天下士覽其奏疏。卽知之矣。豈以余感知已之恩。
而有所好乎。

代瞿年伯壽新興焦侯序

自余奉命來撫粵西，則獲與公左右五年矣。五年中當彌天之變，幾歷殲生，乃猶得與公容與此土。河山如故。一奉公觴，舉相慰勞，有不長言之不足者乎。時中興之二年，聖天子重躡端州。殷然念留桂林行宮，爲再造根本。新興之封，晉公爵侯。又適公嶽降之辰，一時同專，謀稱觴爲壽。余卽不一言，安能忍哉。桂林前院昭州蒼梧，南控南海，後障嚴關，湘山北制楚徼。曩初承乏，部念多故，以爲國險民附。一不幸，何必不君卽墨也。今不兩年，前後馮陵我矣。幾不且盡版圖，而天祚中興，留待廻幸。遂自此敗，以此頌公功。天下後世，皆知公功在河內，信都上。然折

心痛定而言之。未有不讓余親見心折者也。當去年二月。陷
平樂。官守奔散。老臣一人。分坐此已矣。適公單騎赴省之日。爲
突踰城之日。士方披甲。給遠糜米。倉卒巷戰。公馳轡關弓。直
接鋒刃。矢貫于肘。戰益疾力。一呼擒斬之外。以遁嗟乎。卽非
公。又安有今日奉觴者哉。未已也。五月十四日。又有劉承胤標
將之變。佯入援。實接牢以公。公傷將指而乘間再至。非公裹
創殲師。出戰兩晝夜。倖斬其僞官。殲殺其陳。便絕迹離水乎。
此當爲公進觴者也。未已也。陽朔又有黎獻之變。廷惑我氓。猶
獮都荔山。爲前鄉。公銳身鼓之。一奮而下。梟敵無遺。此又當
爲我公進一觴者也。以此收已散之民心。綏而輯之。厲兵選將。

方將東顧如鼓峇枹矣。拒意有却兵之來。踞躡那渴。劫之人民。初輯之疆土。空盡之帑粟。曾幾何供其恣睢乎。二月二十一之。事勢所必至。余既已知之矣。湖湘之。必取全陽。予既已料之矣。國家數年環海之城邑。多半望風靡靡。未有拒者。况敢戰乎。彼其素險而剽劫內地者。當此而鼠竄。怪矣。駕旣空。城已空矣。騎且逍遙入嚴關。抵城下矣。使非公北門之戰。甘棠之戰。八林之於腥羶。有不殆哉。以四潰時人直搗淪胥耳。獨有操戈赴難。身先士卒者。誠所謂飲血尸立誓不俱生者也。公之戰也。嚼齒欲碎。謂不親冒矢石。士安有必其歿者。北門甘棠。呼動天地。禽。驍騎斬之。磧上。然後與諸擁旄者。并起殪之。追奔逐北。

連復堅城。此其慷慨陷陳。調劑主客之功。鐘山馮式矣。言念及此。公安得不大奉子觴乎哉。聞公少年投筆從戎。天下方處堂晏如。公每飯未嘗不切切以爲我輩血戰之秋也。高密汾陽公。柔自許矣。今果以一身存宗社。爲中興元勳。羯虜橫天下而粵西首敗之。天下後世。比公功何等哉。前此癸未之復。永保駕殿。在聖心。乙酉之定謀。平靖。全活生靈。道路尸祝之。且不暇言矣。余日與撫軍直指公告朝廷。有曰。爵臣有大異人者三。而豐功偉績不與焉。此一言。固堪爲我公再進一觴者也。何何久矣。承制假節。以力相傾。道微刺莠。至榻蟄燕。避亂推行主。阨塞奉塲主。苟便以遲。何恤錢民。起治未免南塘之出。伯卿且盡恣聽之。

策。何況摩雲破寨。號以爲雄。寵洲李才。或襲以賞。帥營民命。弁
髦王制。亂世由來太息矣。使皆如呂蒙之斬取笠。道規之誅遷
席。天下幾時不簞食壺漿。以迎官軍哉。公之不言功。不委署有
司。不徑行科取。率兵行止。秋毫無犯。古名將所難。顧惟今日大
異耶。自公敗後。方內闔鉞。覆鈕。所在響應。不日且從公。飲至
鐘山之前。如公之忠勇謙退。有節制之將。論次開國丹青間。與
中山齊烈矣。何忝自許高寄汾陽乎。公功在天下後世。良史自
有實錄。余不佞。獲左右久。同患難久。熒燔喘息。舉目山河。于危
急中。心折公之心。舉旗布置。心折公之畧。日與往還。鈴閣氣度
雍容。求之陽夏公孫。又深心折公之學問矣。是以不辭冗俸。言

其所親見聊崇奉觴之意。昔此以壽。

鑑在變詩序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龍眠之詩。以雅爲倡。自予數人者始。十五年來。賊擾江北。親友離散。獨鑑在。從余燕都朝夕兩年。其所作詩曰北征艸。余初脫難苦。曾歎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歎離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兩人于天末遐荒。予又得苗崗。免傭保。爲鑑在序變詩。能無再三歎乎。延汀變後。鑑在遇我於蒼梧。我書於忽操而歎曰。惟劉子高。郭子橫。爲可以免。故棄妻子。變姓名。孤身遠遁。入艸不顧。然歷盡荼毒。而僅全蓬葆。我鑑在。以柱史侍從。四隨播遷。兩當圖薄。獨能崎嶇涉險。砥礪臣節。宣再造之猷。顏色不變。印數如故。言苦于予。似祇以

異。然其志趣同。其苦故同也。嗟乎。千文之世。文人無不苦者。王
高平既去荆楚。但存流寓二篇。邊浚儀才氣不屈。傳止章華之
賦。今蓋在儼然繡衣使者。方從容索牘之暇。盡理其謳咏之什
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詩者。足嘆否耶。昔子美麻鞋見主。拾遺
以傳。次山逃竊玕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詩。皆變於唐之本調。後
世慕其悲涼。感其切直。未嘗不以爲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
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興采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
民勞乎。予既序鑑在變詩。隨以天雷所作自序篇。屬鑑在序之。
或又一變也。

爲鑑扛直指圖

別鑑在後。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埠。嶺。而至此。敘變詩後。意不能已。因寫重疊關山。以贈故人。直指掩門時。正堪壁上相對。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虞山一遊。已作小序。罹年伯更欲圖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土。山谷曰。李成不生郭熙歟。奈此百嶂千峰。何。愚強爲之。畧皴松頂石臺。其奇突插列者。悉以遠山染成。亦一別觀也。以智藁上。

題粵西直指署中後堂扁

先斷事伯通公之孫佑。中弘治進士。巡按粵西。有詩集。今吳鑑

在侍御適奉此差居此堂而咏詩皆宗盛唐吾皖有盛唐山故
題曰盛唐繼軌永曆二年行在學士書

臨黃雀林泉讀書圖書其後

夏日堂。觀叔明所作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虎鬪龍爭萬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綠簑衣上雲巖隱。雪月光中垂釣鉤。釣得鱸魚春酒熟。一縷青煙燃楚竹。蓬窗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玉。又題曰。邵氏聞兄錄宋南渡後。汴京故老于廢園中飲。歌太白秦樓月一闕。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視。良由此詞。乃北方懷古。故道老易。世泣也。余亦嘗填憶秦娥一闕。以道南方懷古之意。花如雪。東風夜掃蘇堤月。蘇堤月。香銷南國。幾迴圓缺。錢塘江上潮聲歇。江邊楊柳誰攀折。誰攀折。西陵渡口。古今離別。繇前觀之。太受用哉。繇後觀之。真悲感矣。嗟乎。生歟風定。功名難居。讀

書而享林泉。人生之至樂也。離別不無。且看今日在碧簪林立之處。爲鑑在臨此。亦非容易。它日傷官軍還故鄉。扁舟自繇。丹青在此手矣。因抄其語。遂成長卷。戊子冬。宓山愚道人識。

爲稱王孫數筆

王孫引我遊獨秀峰。盤桓顏魯公洞。出坐花軒。臨曲池。山百仞
插水中。怡然樂之。因求我示筆法。二十年間。鄭千里告我以法。
鄭超宗告我曰。熟楊龍友告我曰。懸魏子一告我曰。埃幹子視
此數筆中具否。子生長此鄉。山水太奇險。石皆斧劈。不可下手。
且以黃大癡寫之。必山愚者記。

寄朝中諸公書

巳丑春日
田山中發

急道人嘗言本朝屢得天助。乃今果然。朝中喜可知已。然竊以朝廷卽還故都。正謂諸君子憂國方始。勿遂得意也。昔建武卽而受符。親以戎衣平定禍亂。靈武之興。據朔方之全盛。兩年內卽克復兩京。今從嶺表爲繼統之規模。業已勢殊形異矣。毋乃太與建炎乎。晉北有祖劉。牽掣內有陶溫。經營。然數年之間。兩當內變。宋顛。韓張劉岳。乃能偏安。然始不免溫州犯海之險。而後不免稱臣之辱。據有天下之半。且然。况天末乎。藩鎮之勢。日且幾幾。惟在朝廷聲靈速退。控馭有道耳。富貴苟安。或且以建安。襄熙爲想望。有識者能無憂耶。今若上下一心。臥薪嘗膽。則

業可過晉宋。不則廿五年。十五年亦未易安枕也。州創之初。在
收人心。收之先須服之。四海雖大。然必使觀政事而歸命。望影
立見。若束手偷安。侔漁人之利。則唐末之馮劉王錢。亦以練兵
愛民。勤於政事。選賢用才。乃能自立。今朝廷以神祖之孫。詔書
所及。自然符響。然要在以政事立。表布一令。行一事。必思有以
服天下之心。此所謂先定規模也。丙戌監國之初。每謂四海先
朝之正人君子。又數年來守節之士。然事之子弟。皆當加恩。令
所在踴躍。使山河父老。剌骨啣誠。知朝廷不以近而遺遠。此其
關係。正非淺鮮。然今三年。猶未遍行。至擁戴言功。不惟臣子所
不忍言。朝廷亦不宜言。言之則示私於天下矣。夫起業於一隅。

者計通于天下。一軍之將猶養死士。布間諜欲周知四方之情。形况帝業乎。朝廷當日夜構招艱貞智計之士。乘機遠圖。苟得一間。十道并發。得一烈士。如獲異寶。分布四海。捷播聲靈。併得諳將之情性。招山谷之忠義。使內廷處分。皆當窾察。而吾黨士君子練習之。便可爲將。上所重在此。則下趨學之。始求跖弛。或容徵倖。旣已買骨。神駿自來。豈非國家大便宜乎。以愚觀日者。輦下之所爭競講求。恐甚不在此也。惟安坐而聽天助之。植耳而待喜信之。自求耳。不勝杞人之懷。倚崑復此艸艸。

平西答劉客生書

劉子之責方子出山。猶方子之責劉子還山也。弟之入粵。非赴召。乃避兵耳。古人有半途而返者矣。有至都而返者矣。卽有罪。自聽范升殷浩議之。昔人云。欲厚風俗。當聽朝士從志山林。今日留一恬退人。想亦漢晉明主所許耳。亂劫屢更。平昔知交。流泊天末。能有幾人。安得不相庇。安得不加愛。以史局安養閒疾之人。愛我至矣。弟之愛我兄。則前引莊周同聲歌。寒涼回固。可以久長。二語而已。出處分途。各有其理。君德責經筵。當以開言路。慎左右。辨邪正。馭雄傑。爲誠正之實務。閒時進講。或帝鑑圖。或衍義。取其切比。引古觸今。知開創君臣。有朋友之道。他日執

爭歎者。則以沁入者爲憑據。足下之任也。說旣入。苟不能感。則強幹橫行於天下。而賞罰出自朝廷矣。得君而行。則武侯。不得君而因人扶國。則荀文若。不得君而立朝不退。則孔文舉。此東坡之所以嘆。勿安也。或者沉浮末世。如阮咸之在朝不在職乎。每念足下舉止豪俠。嘗欲自行智臆以爲快。此其鄭公業之賓友高會。王濬冲之談讌。自若耶。位至台鼎。分土留青。非所敢祝也。不其爲賈文和乎。相愛之極。不禁長言。家兄一案。旣已笑破。便可置之。一笑矣。見所見聞所聞。冷眼笑分工拙耳。豈甚相遠哉。末幅欲償所負。誠笑其云然也。鹿湖遺老。兩辱天章。間局遂野人之願。寄謝貴要。尚乏侑函。正此慊慊。若以十數年之交。棄

家出苗崗者。當路宜贍視之。又何償之云乎。自去冬亦蒙綠金之惠矣。桂林長者所給足支今年。仁祖有米。當以來春爲始。勿以爲笑也。龔在岐雖未讀其著作。然器局淵雅。爲天使。不訝山人之慢。是侷儻聲氣人。增價臺閣無疑矣。山中傳外事如夢。近畧聞二三諸君子。計畧有功矣。日不暇給。無乃勞乎。瞿年伯云。客生相與三年。終未嘗特作一詩見贈。愚道人亦將比例云云。致意溫玄博儀部。代筆不准也。

與丁金河

天使至，甚惶恐，伏聞勅諭，專以修史屬望。此聖恩以閒局全病夫也。遂其奉曲矣。史事不必人直，并不必張大其事。蓋雖大典而寔緩局。今天下未平，舊都未還，何爲急此。但令後人揣朝廷借名優待恬退之士，則可耳。天下事有諸君子任之。外方攘攘，朝廷能粗立紀綱，功亦非細。若欲展掃寢席，則尚煩深心大力也。治道通明，在乎言路。而言之得入，責在講筵。請以鑑切時事，而閒入之。天縱之資，無不豁然。則無所容其蔽矣。此乃中興致治之本。外此必屬伯道。因人取權，或用機事。功一不就，道詎可謂顯乎。鄉在京師，見鑑抄一部。如犯諫危語，甘露等事，皆畧衍

之乃宮中所嘗覽也。先帝時奏章。但稱堯舜。而漢唐宋事。多不敢引。以譏切有用者。則以爲誹謗。比擬失倫。宰相或因而中之。曾見疏引漢文。而旨曰漢文中主。明。以視。遂重處分之。金天樞苦教劉念臺。先帝震怒。蔣中堂引唐太宗納魏徵諫以解。先帝曰。劉宗周不是魏徵。唐太宗有慚德。朕豈學之。比當對曰。太宗雖有慚德。而納諫一事。乃足千古。然徒蹤跡而已。此皆平時無以沁入。臨時安能爭引乎。江陵作帝鑑圖說。正此意也。人主宮中。豈能讀全綱鑑。然又不令史臣纂本。恐是笑于臣下。乃令中涓輯之。至今可爲浩歎。故以此勉客生。得毋以爲迂乎。開言路。辨邪正。慎左右。馭雄傑。四者乃誠正筮務。若貌言誠正。則真

迂矣。七月一札入覽否。徐爾興何不出。前小疏恐其流連甚矣。輩下之迷人也。姚年姪有爵守相公薦。客生申之。諸年伯力任。可以曲成矣。此自我輩同年爲忠臣。友完一古道行誼也。以或有才有氣。氣太盛耳。未免沒動。然在長者有以養之。卽所以化之。卽責之。責有以成之。弟嘗苦勸其讀書。然見彼好學之志。不勝其立功之心。撫劄刀鳴。思繼前烈。嗚呼。少年英分。當此晝印之時。安能遠以古人懲責之耶。諸公執持風裁。自宜嚴肅。然大家扶植一殉難同年之子。雖私亦公也。常袞。裁抑僥倖。崔祐甫。一用用八百人。皆所以爲朝廷。裴度。韋處厚。不能拔劉蕡。而反爲牛僧孺所用。是爲兩失。夫延獎人才。不能十五。尚可二二三。

以報宗國。詎徒以執簿長榜爲祖制乎。以式久無字來。憂其爲
溫嶠矣。弟之嘵嘵。亦以有僕爲患。難知已。不能存歿異態也。本
年在楚。寄書瞿年伯。與年兄。已詳言之。忠臣之子。而名孝廉。以
視武攸南寧以來。何所慚公道資格耶。以式意氣慄厚。甘蹈湯
火。愚以爲因其飢而用之。使以臺省監軍。奔走營伍。必得其用。
又練其才。異日爲一儒帥。不亦善乎。數十年來君子。好稱麟鳳。
主風裁。而不講兵農經濟。雖有罷起。終至美官。習氣相沿。自便。
小人藉口。詆之。遂以亾國。今何不造就此子。使作奇男子。定以
不可得無所用之。畫餅詞林。許而不與。令烈士千里棄家。忍餓
含淚。于行都破邸。耶。倘激而爲納牖之行。則我輩貌似刻薄。而

此子根基不正。亦父執之羞也。燈下艸艸。不覺多言。書甫畢。弟
遂愚至此。此時此子或已得美官。且諸公以美官許之。彼必不
樂苦事。而我猶以苦事陷之。愚矣愚矣。

與金道隱給諫

金河客生前後貴智當出。智知與周太原同罪。恃白水真人赦之。自登極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與累印鞞而思掉臂者。罪當殊等。時又太平。律以規避。不又蒙減等乎。智自避兵入粵來。屢向諸知己言之詳矣。伏波抵足夜話。原知反正之後。糜至摩肩。此席自應累累。何暇強一病夫來作贅疣。野人定可以背受積薪。堅臥外野也。猶且獻其區區。再三勸晉趨朝之駕。雖出處各有其道。穿天拄地。足覆野人。歎野人自矢本心。寔以此爲愛良友耳。年兄旣抵行在。與弟書云。不聽良言。遂沉苦海。後又從瞿相國函中寄語。勸智勿入。極感知已至愛。刻鏤雞骨。比時奉札。

尚望朝陽一鳴。還徙南溟之翮。蓋以亂劫之餘。晨星數友。既相倚慰。必相體亮。情慄直披。不真何益。言不逞權。吐電自光。台鼎。然我輩何用作。台鼎浮詞耶。老年翁天授峻格。氣凌四維。慷慨入朝。自爲朝重。然上期正主。外期自強。舍此二者。山中人終以其背向日。爲可愛。愛人相厭也。智本詩酒狂生。遭難頽德。寔不敢欺君。佯位。致悞國家。憶語我曰。何乃以詩酒自畫耶。非自畫。乃天性有限。長卿之愛閒居。豈有伯夷之操乎。性生如此耳。故都可還。何不作官從六師。而堅忍自苦。直是性與澹泊相近。絕非爲名高。隆中白沙。樂得抱膝耳。或爲泰山。或一丘壑。或爲鳳凰。或爲麋鹿。古今大矣。何相關乎。昔謝幼度爲戴安道上疏。請

絕召命。至今歎其相成。知已不肯施此恩耶。蔽牛之樹。不中繩。盡其父雨露則一也。

祭姚默先文

永曆三年己丑七月乙酉日。默先姚公。既厭世于平樂之平西村。方子爲之殯。歛入棺。題明旌。以牲醴庶羞。與流寓及地之賢士。祭其靈。曰。嗚呼。公父子噴血抗難。三年不屈。可謂忠矣。延訂天子。以仁武賜爵。錫之持典。爲令子封。公冒難來端州。金給諫。耑疏伏閣。薦公于公。公年五十有九。自非夭折。所益擊者。丈夫焉。革素志。竟不得馳驅還都。與中興之功。嗟乎。余邑。鑄幻光言。公不肯隨開葺。入班次。而顛願西遊。此又有高士之風。吳見吾言。公究岐黃。嘗施藥以救人。今乃自安天命。不藥其躬。信乎。逸我以成。自有大數。公方入視余之子。而余乃爲公送終。嗟乎。亂

世變擾。士大夫不得其死。數數矣。旌旄印組。黃金橫帶。嘗不免於刀鋒。如公灑然而衣。安知不尸解于山中。入山病矣。未嘗一
不享公。今奠椒漿。靈其來降。

姚吳二君墓誌銘

己丑七月姚公默先既卽世於平西方子爲之卜地淺塋之。蔡
輒作隧爲後日迎歸便也。踰月公同來之吳君參亦以病卒。因
塋於公隴之南。方子感離亂之世。兩君相得而相繼沒於此地。
援筆誌之。姚公諱之朔。浙江錢塘人。占籍開封。起家明經。其子
姚志卓以起義軍功。隆武元年封仁武伯。閩中之難。父子相失。
仁武伯屯保嶺信山中。公復與副將陳克美等起義沙陽。爲國
所迫。走江西。至行在。又慨然不肯徘徊輦轂。直拂袖西上。此真
古烈士風矣。北都之變。公在承恩寺。與張拱所處。知苦人之節
最悉。故頗敬慕余。入山見訪。正不獨爲稚子診視也。公能賢相

見已瘡初寓吳見吾館中耳微鳴余曰虛也公自以爲壯曰一汗可已及汗後熱止而不能言矣嗟乎豈非命乎公年五十有九。在亂世爲令終于仁武伯爲中興元勳何不可自慰九原也。吳見吾吳君參之字也。漂陽人其兄見末與余相識見吾遊惠州遇圖潛匿。踰年值反正。道行在。不肯作官而以經教授於粵西。此亦非近日可得者。與默先馭少同派流上。故與默先交甚厚。今誰知其先後長往耶。余令其塚相向。兩君其當招呼白雲之間乎。銘曰。與良友兮相望。乘白雲兮翔翔。天下將平兮魂歸故鄉。